

白罗米为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，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、汉学家、翻译家。2019年9月，白罗米荣获“中国政府友谊奖”。她不仅个人学术成就突出，而且长期致力于推进中罗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。尤其是自担任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以来，白罗米一直致力于扩大孔子学院的办学规模，提高办学质量，为中罗文化交流和中文在罗马尼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长大后，我要成为你

——我和汉学家妈妈的故事

德丽娜

我的妈妈叫白罗米。她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中文专业教授、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，也是汉学家、翻译家。

说起我的妈妈，我既骄傲又自豪。她的中文学习之路始于小学二年级，从那时起，她就把自己与中国紧密地联系起来。从学中文到为中罗之间的语言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，她尽情畅游在中文世界，也收获满满——先后荣获罗马尼亚作家协会“最佳译著奖”“第十二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”“中国政府友谊奖”。

在我心中，她不仅仅是一位完美

的妈妈，还是我的偶像。记不清从何时起，我就暗暗下定决心——长大后，我要成为妈妈那样的人，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作出贡献。

充满中国元素的童年时光

若问我何时开始对中国和中文感兴趣的，那就要从童年说起了。我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的环境：家里到处是写满汉字的书、奥妙的中国画、红彤彤的小花灯，妈妈用中文打电话，饭桌上会出现中国菜，会收到旗袍、丝绸围巾等颇具中国特色的礼物。我和爸爸还学会了用筷子吃饭。可以说，这些中国元素很自然地成为我们家里的一部分。

我10岁那年第一次到中国。当时妈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汉语教师培训，我和爸爸陪她一起。上午妈妈去上课，我和爸爸就在房间等她，下午我们一起散步、参观名胜古迹，吃中国美食……一切都是那么新奇！我现在知道，那种感觉正是“百闻不如一见”的最好注解。

在中国的所见、所闻让我心醉神迷，仿佛进入了新的世界。妈妈为我介绍各个景点背后的历史和文化，又给我讲述她以前在中国留学的经历。那一刻，我决定要学中文，为将来再到中国做准备。

回到罗马尼亚后，我立即将想法变成行动，开始在妈妈的帮助下学习中文。

数年后，我的梦想成真。2015年，我如愿成为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专业的一名大学生。2017年，我申请

到中国政府奖学金，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。

追梦中国文化的求学之路

我的妈妈非常喜欢中国文化，她已出版的译著包括《荀子》《庄子》等。耳濡目染，在妈妈的影响下，我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记得我19岁那年的夏天，爱上了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。那时，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到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但受疫情影响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，我选择在荷兰莱顿大学攻读亚洲学硕士学位，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和印度尼西亚文学。毕业后，我打算继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。

妈妈曾告诉我，文学作品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架一座桥。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妈妈那样的人，通过研究和翻译工作促进文化交流。

对身处世界各地的读者来说，因文化背景、知识结构等不同，面对同一部作品，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。我的目标便是如何精准表达作品的文化背景，让读者领略原文的文化特色，最终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之间的交流。

我会成为妈妈的骄傲

中国著名作家冰心说：“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！然而当初它的芽儿，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，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妈妈翻



德丽娜（左）和妈妈白罗米合影。

译中国作品到深夜的情景。

记得我小时候凌晨三四点上卫生间，常常发现妈妈还在书房的电脑前翻译、写作。我和爸爸常劝她注意休息，但她每次都有很多理由说服我们。有一次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和中国的作家们对话，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，反而感觉很幸福。”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，但因担心她的身体，就常撒娇或者假装生气让她陪我睡。可妈妈等我睡了以后，又偷偷爬起来工作。我和爸爸见识了她的执着，只能选择无条件支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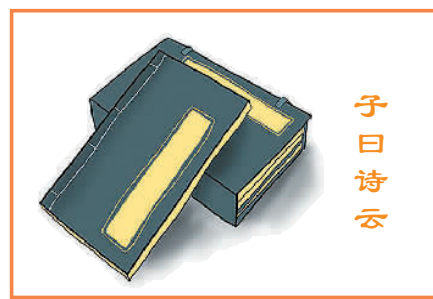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专业老师，既要上课，也要做研究。她还是孔子学院外方院长，需做很多行政、管理工作。她对我和爸爸又非常照顾。可是，一个人的时间有限，妈妈熬夜便成了家常便饭。每当我想偷懒时，都会想起妈妈伏案到深夜的情景，便打起精神继续努力。

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，我渐渐意识到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真的不容易。妈妈鼓励我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，并且建议我从翻译一些中文教材起步，锻炼自己的“中文思维”。

我听了妈妈的建议，已经翻译出版了《生活汉语》和《中文入门》，目前正在尝试翻译商务汉语方面的教材。

我相信，只要我像妈妈那样，坚守梦想，脚踏实地前行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也会成为她的骄傲。那时候，中国朋友会笑着对我说：“德丽娜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

（作者系荷兰莱顿大学亚洲学硕士研究生）



子曰诗云

1972年，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。会见结束时，将一部《楚辞集注》作为礼物，赠送给田中角荣。

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双峰，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。但是《楚辞》没有《诗经》那样普遍的权威，没有什么政治家或者传道人拿它的文句作为宣传或箴谏的工具，也没有什么人在日常对话中拿它作为开场白。

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《诗经》因为广受重视，经过一代代儒者添油加醋的训释，被捧上道德圣坛。人们只想从它里面得到训诫，而忘记了它原本是一部文学作品。《楚辞》则幸运地保留了本真，没有经过“删订”，没有被添加上“美这个、刺那个”的陈词滥调。

从地域上看，《诗经》选录的都是北方诗歌，《楚辞》选录的则是南方诗歌。今本《楚辞》包括了屈原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等25篇作品，以及宋玉等后人仿作。全书除去几篇别的作家的作品，简直就可称为“屈原集”了。

相比《诗经》里的诗歌几乎都是无名作者所作，屈原可说是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了。“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，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，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，表达自己的真情。”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认为，“在《诗经》的无名作者之后，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，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。”

在中国古代作家中，屈原的作品很早就传播到海外了。17、18世纪就有西方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了《楚辞》。1815年，歌德注意到了楚辞，尝试翻译《楚辞》中的名篇《离骚》。这一尝试说明《楚辞》特别是《离骚》的艺术价值，是贯通中西的。

《离骚》是屈原最伟大的作品，这两个字的意思是“遭遇忧愁”。在《离骚》中，屈原的文学天赋发挥到极致。

诗人驾驭飞龙瑞象，驱使凤凰鸾鸟，忽而上叩天阙，忽而远至扶桑，或向宓妃求爱，或对巫咸陈词；打通了自然界和人间，将历史人物、自然植物，用华丽的想象力融冶在彷徨幽苦的情绪之下，抒写自己与天地同久的忠贞和世间难容的苦闷。

无论是羲和、望舒、飞廉、宓妃等传奇人物，还是咸池、扶桑、穷石、涓尘等神话地名，还是鸾凤、飘风、云霓、如鸟等禽鸟与自然现象，屈原都信手拈来，汇集一处。读来不但觉得繁复可厌，反而觉得新奇有趣，仿佛在品读一段美丽的霞霓锦障，不知不觉被带入他的想象王国，与他同游。这种艺术手段是很高超的。

读《楚辞》者的境界有高下之分，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：“才高者

《楚辞》：香草美人的背后

熊建

佩服《楚辞》的宏远剪裁，贪巧的人猎取艳丽的辞藻，吟咏者街取山川的描述，小孩子就拾取些香草之类的描写。”意思是，读者如果仅仅从《楚辞》里看到艳辞、山川、香草的奇异，那只能说舍本逐末了。《楚辞》之本在于其表现出来的正直和质实，那是屈原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人文情怀所凝聚而成的。这才是《楚辞》真正的艺术生命力。

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有人劝屈原离开楚国。凭他的才华和声望，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。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，人才的跨国流动再正常不过了。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，便去其他国家谋发展。朝秦暮楚是当时人才市场的一大特色。

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“去国不忍”。报国未遂，远离楚宫，仍“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”，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。屈原的伟大，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。“鸟飞返故乡，狐死必首丘”的爱国情怀，他一生秉持。

《楚辞》的文字不好读懂，需要看注释，主要有三部。一部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；一部是南北宋之交洪兴祖的《楚辞补注》，补谁的注？补王逸的；再一部是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王逸的注偏重名物训诂，就是解释字词。洪兴祖的补注也着眼于此。他们对《楚辞》中的草木鸟兽、神话传说作了详尽的注释，旁征博引，寻根探本，成就斐然。

朱熹基本上采取了他们的注释成果，但把文字大大地简化了。比如《离骚》中“纫秋兰以为佩”一句，洪兴祖引用了《本草》注、《水经》、《诗经》疏、《文选》注等大量文本，多达600多字，只解释了一个“兰”字。而朱熹的注只是说：“兰，亦香草，至秋乃芳。”然后引了一段《本草》，字数不到洪兴祖补注的1/10，言简意赅，读起来又清楚又省时。

朱熹最下功夫的地方是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分析，往往能把《楚辞》文学特色说得很到位，有利于读者的理解。今天读《楚辞》，离不开朱熹的帮助。

中文学习的难与乐

波琳娜



波琳娜近照。

的一大特色，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，表示丰富的意义。尤其是成语中很大一部分从古代沿用下来，表达了一个故事或者典故，如果知道这些典故，才能理解该成语的意义。这对母语非汉语的中文学习者来说，是学习难点。

虽然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我遇到很多挑战，但我并未放弃并总结了一些学习方法。

为了纠正洋腔洋调，我在网络上观看中文电视剧，最喜欢的是《亲爱的翻译官》和《家有儿女》；为了学习汉字，每当我浏览新闻遇到跟所学专业相关的汉字以及中文词汇时，比如注册商标、专利权等，就会反复练习；我还关注一些教中文的视频，那些关于健康、爱好、运动等的生活类话题，有助于提升我的中文表达水平。

近10年的中文学习让我明白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并不容易，但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有很多乐趣。

明年，如果能顺利完成论文，我将从同济大学毕业，开启新的人生征程，但我和中文的故事还将继续。

（作者为同济大学俄罗斯留学生）



来华留学生讲中国故事

“汉语+农业技术培训”助力塞内加尔农技人才培养

王子正

初春时节，莺飞草长。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农业科技园内生机盎然，一片繁忙景象。中国农业专家正带领当地学生平地、翻耕、培肥，等待一颗颗幼苗生根发芽。

日前，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与中国援塞农业技术专家组联合组织的“汉语+农业技术培训”项目2023季拉开帷幕。十几名当地学生在中国农业技术专家指导下，一边学习中国农业种植技术，一边锻炼汉语水平。

2019年以来，针对塞内加尔学生希望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掌握职业技能的现实需求，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与在塞中资机构、企业合作，发挥各自资源优势，共同搭建职业培训平台。

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崔杰介绍，“汉语+农业技术培训”项目采用“课堂讲授+基地实践”教学模式，由中国农技组专家来孔院授课并现场指导实践。

“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孔子学院为当地学生授课，”负责培训的中国农技组专家张元平说，“本期授课预计将持续3

个月，除了教授平地、翻耕、培肥、移栽等基础知识，还将教授生菜、玉米等农作物的专项种植技术。”

为保证培训项目顺利开展，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专门开辟种植基地作为农业科技园，供教学实践用。“孔子学院发挥汉语教学优势，农业专家发挥技术指导优势，双方联手，相辅相成。学生一面学习汉语，一面学习农业技术，两者互相促进，相得益彰。”崔杰说。

孔子学院学生穆萨·迪奥内首次参加“汉语+农业技术培训”项目。“在培训班上，我不仅学到了中国的蔬菜种植技术，也锻炼了汉语能力，对我未来职业发展有很大帮助。”迪奥内说。

据了解，自项目开展以来，已有200余名当地学员顺利毕业。他们中有的开办家庭农场，有的进入塞农业部门工作，为当地农业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，也带去了来自中国的新技术和新理念。

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综合培训，帮助当地学生的职业发展，促进中塞农业合作。”张元平说。（据新华社电）



日前，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农业科技园内，中国农业技术专家为当地学生授课并现场指导实践。